後漢書/卷8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五·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◄

後漢書
卷八十六·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

► 卷八十七·西羌傳第七十七

南蠻

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，帝患其侵暴，而征伐不克。乃訪募天下，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，購黃金千鎰，邑萬家，又妻以少女。時帝有畜狗，其毛五采，名曰槃瓠。下令之後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，群臣怪而診之，乃吳將軍首也。帝大喜，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，又無封爵之道，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。女聞之，以爲帝皇下令，不可違信，因請行。帝不得已，乃以女配槃瓠。槃瓠得女，負而走入南山，止石室中。所處險絶，人迹不至。於是女解去衣裳，爲僕鑑之結，著獨力之衣。帝悲思之，遣使尋求，輒遇風雨震晦，使者不得進。經三年，生子一十二人，六男六女。槃瓠死後，因自相夫妻。織績木皮，染以草實，好五色衣服。製裁皆有尾形。其母後歸，以狀白帝，於是使迎致諸子。衣裳班蘭，語言侏離，好入山壑，不樂平曠。帝順其意，賜以名山廣澤。其後滋蔓，號曰蠻夷。外癡內黠，安土重舊。以先父有功，母帝之女，田作賈販，無關梁符傳、租稅之賦。有邑君長，皆賜印綬，冠用獺皮。名渠帥曰精夫，相呼爲姺徒。今長沙武陵蠻是也。

其在唐、虞，與之要質，故曰要服。夏、商之時，漸爲邊患。逮於周世，黨眾彌盛。宣王中興，乃命方叔南伐蠻方，詩人所謂「蠻荊來威」者也。又曰：「蠢爾蠻荊，大邦爲仇。」明其黨眾繁多，是以抗敵諸夏也。

平王東遷，蠻遂侵暴上國。晉文侯輔政，乃率蔡共侯擊破之。至楚武王時，蠻與羅子共

敗楚師，殺其將屈瑕。莊王初立，民飢兵弱，復爲所寇。楚師旣振。然後乃服，自是遂屬於楚。鄢陵之役，蠻與恭王合兵擊晉。及吳起相悼王，南幷蠻越，遂有洞庭、蒼梧。秦昭王使白起伐楚，略取蠻夷，始置黔中郡。漢興，改爲武陵。歲令大人輸布一匹，小口二丈，是謂賨布。雖時爲寇盜，而不足爲郡國患。

光武中興，武陵蠻夷特盛。建武二十三年，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，大寇郡縣。遣武威將軍劉尙發南郡、長沙、武陵兵萬餘人，乘船溯沅水，入武谿擊之。尙輕敵入險，山深水疾，舟船不得上。蠻氏知尙糧少入遠，又不曉道徑，遂屯聚守險。尙食盡引還，蠻緣路徼戰，尙軍大敗，悉爲所沒。二十四年，相單程等下攻臨沅，遣謁者李嵩、中山太守馬成擊之，不能克。明年春，遣伏波將軍馬援、中郎將劉匡、馬武、孫永等，將兵至臨沅，擊破之。單程等飢困乞降，會援病卒，謁者宗均聽悉受降。爲置吏司，群蠻遂平。

肅宗建初元年，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，入零陽蠻界。其冬，零陽蠻五里精夫爲郡擊破從，從等皆降。三年冬，漊中蠻覃兒健等復反，攻燒零陽、作唐、孱陵界中。明年春，發荊州七郡及汝南、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，拒守零陽，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，擊澧中賊。五年春，覃兒健等請降，不許。郡因進兵，與戰於宏下，大破之，斬兒健首，餘皆棄營走還漊中，復遣乞降，乃受之。於是罷武陵屯兵，賞賜各有差。

和帝永元四年冬，漊中、澧中蠻潭戎等反，燔燒郵亭，殺略吏民，郡兵擊破降之。安帝元初二年，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，懷怨恨，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，攻城殺長吏。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，皆散降。賜五里、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。明年秋，漊中、澧中蠻四千人幷爲盜賊。又零陵蠻羊孫、陳湯等千餘人，著赤幘，稱將軍，燒官寺，抄掠百姓。州郡募善蠻討平之。

順帝永和元年，武陵太守上書，以蠻夷率服，可比漢人，增其租賦。議者皆以爲可。尙書令虞詡獨奏曰：「自古聖王，不臣異俗，非德不能及，威不能加，知其獸心貪婪，難率以禮。是故羈縻而綏撫之，附則受而不逆，叛則棄而不追。先帝舊典，貢稅多少，所由來久矣。今猥增之，必有怨叛。計其所得，不償所費，必有後悔。」帝不從。其冬、澧中、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，遂殺鄉吏，舉種反叛。明年春，蠻二萬人圍充城，八千人寇夷道。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，斬首數百級，餘皆降服。進乃簡選良吏，得其情和。在郡九年，梁太後臨朝，下詔增進秩二千石，賜錢二十萬。桓帝元嘉元年秋，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，拘執縣令，屯結深山。至永興元年，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，皆悉降散。

永壽三年十一月，長沙蠻反叛，屯益陽。至延熹三年秋，遂抄掠郡界，眾至萬餘人，殺傷長吏。又零陵蠻入長沙。冬，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，荊州刺史劉度、謁者馬睦、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。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：「蠻夷見郡無儆備，故敢乘間而進。明府爲國大臣，連城千里，舉旄鳴鼓，應聲十萬，奈何委符守之重，而爲逋逃之人乎！」肅拔刃嚮爽曰：「掾促去！太守今急，何暇此計。」爽抱馬固諫，肅遂殺爽而走。帝聞之，徵肅棄市，度、睦減死一等，復爽門閭，拜家一人爲郎。於是以右校令度尚爲荊州刺史，討長沙賊，平之。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，幷皆降散。軍還，賊復寇桂陽，太守瘳析奔走。武陵蠻亦更攻其郡，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，斬首三千餘級，降者二千餘人。至靈帝中平三年，武陵蠻復叛，寇郡界，州郡擊破之。

《禮記》稱「南方曰蠻，雕題交阯」。其俗男女同川而浴，故曰交阯。其西有噉人國，生首子輒解而食之，謂之宜弟。味旨，則以遺其君，君喜而賞其父。取妻美，則讓其兄。今烏滸人是也。

交阯之南有越裳國。周公居攝六年，製禮作樂，天下和平，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，曰：「道路悠遠，山川阻深，音使不通，故重譯而朝。」成王以歸周公。公曰：「德不加焉，則君子不饗其質；政不施焉，則君子不臣其人。吾何以獲此賜也！」其使請曰：「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：『久矣，天之無烈風雷雨，意者中國有聖人乎？有則盍往朝之。』」周公乃歸之於王，稱先王之神致，以薦於宗廟。周德既衰，於是稍絕。

及楚子稱霸，朝貢百越。秦幷天下，威服蠻夷，始開領外，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。漢興，尉佗自立爲南越王，傳國五世。至武帝元鼎五年，遂滅之，分置九郡，交阯刺史領焉。其珠崖、儋耳二郡在海洲上，東西千里，南北五百里。其渠帥貴長耳，皆穿而縋之，垂肩三寸。武帝末，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，蠻不堪役，遂攻郡殺幸。幸子豹合率善人還，復破之，自領郡事，討擊餘黨，連年乃平。豹遣使封還印綬，上書言狀，制詔即以豹爲珠崖太守。威政大行，獻命歲至。中國貪其珍賂，漸相侵侮，故率數歲一反。元帝初元三年，遂罷之。凡立郡六十五歲。

逮王莽輔政，元始二年，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。凡交阯所統，雖置郡縣，而言語各異，重譯乃通。人如禽獸，長幼無別。項髻徒跣，以布貫頭而著之。後頗徙中國罪人，使雜居其間，乃稍知言語，漸見禮化。

光武中興，錫光爲交阯，任延守九眞，於是教其耕稼，製爲冠履，初設媒娉，始知姻娶，建立學校，導之禮義。

建武十二年，九眞徼外蠻里張遊，率種人慕化內屬，封爲歸漢里君。明年，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、白菟。至十六年，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，攻郡。徵側者，麊泠縣雒將之女也。嫁爲硃珪人詩索妻，甚雄勇。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，側忿，故反。於是九眞、日南、合浦蠻里皆應之，凡略六十五城，自立爲王。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。光武乃詔長沙、合浦、交阯具車船，修道橋，通障谿，儲糧谷。十八年，遣伏波將軍馬援、樓船將軍段志，發長沙、桂陽、零陵、蒼梧兵萬餘人討之。明年夏四月，援破交阯，斬徵側、徵貳等，餘皆降散。進擊九眞賊都陽等，破降之。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。於是領表悉平。

肅宗元和元年，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、白雉。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，日南、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，燔燒官寺，郡縣發兵討擊，斬其渠帥，餘眾乃降。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，以防其患。安帝永初元年，九眞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，開境千八百四十里。元初二年，蒼梧蠻夷反叛。明年，遂招誘鬱林、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。鄧太後遣侍御史任逌奉詔赦之，賊皆降散。延光元年，九眞徼外蠻貢獻內屬。三年，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。順帝永建六年，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，帝賜便金印紫綬。

永和二年，日南、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，燒城寺，殺長吏。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、九眞二郡兵萬餘人救之。兵士憚遠役，遂反，攻其府。二郡雖擊破反者，而賊勢轉盛。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，即與州郡幷力討之，不利，遂爲所攻。圍歲餘而兵穀不繼，帝以爲憂。明年，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，問其方略，皆議遣大將，發荊、楊、兗、豫四萬人赴之。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：

若荊、楊無事，發之可也。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，武陵、南郡蠻夷未輯，長沙、桂陽數被徵發，如復擾動，必更生患。其不可一也。又兗、豫之人卒被徵發，遠赴萬裏，無有還期，詔書迫促，必致叛亡。其不可二也。南州水土溫暑，加有瘴氣，致死亡者十必四五。其不可三也。遠涉萬里，士卒疲勞，比至領南，不復堪斗。其不可四也。軍行三十里爲程，而去日南九千餘里，三百日乃到，計人稟五昇，用米六十萬斛，不計將吏驢馬之食，但負甲自致，費便若此。其不可五也。設軍到所在，死亡必眾，既不足御敵，當復更發，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。其不可六也。九眞、日南相去千里，發其吏民，猶尚不堪，何況乃苦四州之卒，以赴萬里之艱哉！其不可七也。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，

益州諺曰：「虜來尚可，尹來殺我。」後就征還，以兵付刺史張喬。喬因其將吏，旬月之間，破殄寇虜。此發將無益之效，州郡可任之驗也。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，以爲刺史、太守，悉使共住交阯。今日南兵單無穀，守旣不足，戰又不能。可一切徙其吏民，北依交阯，事靜之後，又命歸本。還募蠻夷，使自相攻，轉輸金帛，以爲其資。有能反間致頭首者，許以封侯列士之賞。故幷州刺史長沙祝良，性多勇決，又南陽張喬，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，皆可任用。昔太宗就加魏尙爲雲中守，哀帝即拜龔舍爲太山太守。宜即拜良等，便道之官。

四府悉從固議，即拜祝良爲九眞太守，張喬爲交阯刺史。喬至，開示慰誘，幷皆降散。良到九眞，單車入賊中，設方略，招以威信，降者數萬人，皆爲良築起府寺。由是嶺外復平。

建康元年，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，遂扇動九眞，與相連結。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，賊皆降服。時梁太後臨朝，美方之功，遷爲桂陽太守。桓帝永壽二年，居風令貪暴無度，縣人硃達等及蠻夷相聚，攻殺縣令，眾至四五千人，進攻九眞，九眞太守[兒]式戰死。詔賜錢六十萬，拜子二人爲郎。遣九眞都尉魏朗討破之，斬首二千級，渠帥猶屯據日南，眾轉強盛。延熹三年，詔復拜夏方爲交阯刺史。方威惠素著，日南宿賊聞之，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。靈帝建寧三年，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，皆受冠帶，開置七縣。熹平二年冬十二月，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。光和元年，交阯、合浦烏滸蠻反叛，招誘九眞、日南，合數萬人，攻沒郡縣。四年，刺史硃俊擊破之。六年，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。

巴郡南郡蠻，本有五姓：巴氏、樊氏、瞫氏，相氏，鄭氏。皆出於武落鍾離山。其山有赤黑二穴，巴氏之子生於赤穴，四姓之子皆生黑穴。未有君長，俱事鬼神，乃共擲劍於石穴，約能中者，奉以爲君。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，眾皆嘆。又令各乘土船，約能浮者，當以爲君。餘姓悉沉，唯務相獨浮。因共立之，是爲廩君。乃乘土船，從夷水至鹽陽。鹽水有神女，謂廩君曰：「此地廣大，魚鹽所出，願留共居。」廩君不許。鹽神暮輒來取宿，旦即化爲蟲，與諸蟲群飛，掩蔽日光，天地晦冥。積十餘日，廩君伺其便，因射殺之，天乃開明。廩君於是君乎夷城，四姓皆臣之。廩君死，魂魄世爲白虎。巴氏以虎飲人血，遂以人祠焉。

及秦惠王幷巴中，以巴氏以蠻夷君長，世尙秦女，其民爵比不更，有罪得以爵除。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，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。其民戶出幏布八丈二尺，雞羽三十鋘。

漢興，南郡太守靳強請一依秦時故事。

至建武二十三年，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，寇掠百姓，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，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，今沔中蠻是也。和帝永元十三年，巫蠻許聖等以郡收稅不均，懷怨恨，遂屯聚反叛。明年夏，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。聖等依憑阻隘，久不破。諸軍乃分道幷進，或自巴郡、魚復數路攻之，蠻乃散走，斬其渠帥。乘勝追之，大破聖等。聖等乞降，復悉徙置江夏。靈帝建寧二年，江夏蠻叛，州郡討平之。光和三年，江夏蠻復反，與廬江賊黃穰相連結，十餘萬人，攻沒四縣，寇患累年。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，餘悉降散。

板楯蠻夷者，秦昭襄王時，有一白虎，常從群虎數遊秦、蜀、巴、漢之境，傷害千餘人。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，賞邑萬家，金百鎰。時，有巴郡閬中夷人，能作白竹之弩，乃登樓射殺白虎。昭王嘉之，而以其夷人，不欲加封，乃刻石盟要，復夷人頃田不租，十妻不算，傷人者論，殺人者得以[BD77]錢贖死。盟曰：「秦犯夷，輸黃龍一雙；夷犯秦，輸清酒一鍾。」夷人安之。

至高祖爲漢王，發夷人還伐三秦。秦地既定，乃遣還巴中，復其渠帥羅、樸、督、鄂、度、夕、龔七姓，不輸租賦，餘戶乃歲入賨錢，口四十。世號爲板楯蠻珍。閬中有渝水，其人多居水左右，天性勁勇，初爲漢前鋒，數陷陳。俗喜歌舞，高祖觀之，曰：「此武王伐紂之歌也。」乃命樂人習之，所謂《巴渝舞》也。遂世世服從。

至於中興，郡守常率以征伐。桓帝之世，板楯數反，太守蜀郡趙温以恩信降服之。靈帝光和二年，巴郡板楯復叛，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。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，連年不能克。帝欲大發兵，乃問益州計吏，考以徵討方略。漢中上計程包對曰：「板楯七姓，射殺白虎，立功先世，復爲義人。 其人勇猛，善於兵戰。昔永初中，羌入漢川，郡縣破壞，得板楯救之，羌死敗殆盡，故號爲神兵。羌人畏忌，傳語種輩，勿復南行。至建和二年，羌復大入，實賴板楯連摧破之。前車騎將軍馮緄，南征武陵，雖受丹陽精兵之銳，亦倚板楯以成其功。近益州郡亂，太守李顒，亦以板楯討而平之。忠功如此，本無惡心。長吏鄉亭，更賦至重，僕役[B258]楚，過於奴虜，亦有嫁妻賣子，或乃至自剄割。雖陳冤州郡，而牧守不爲通理。閥庭悠遠，不能自聞。含怨呼天，叩心窮谷。愁苦賦役，困罹酷刑。故邑落相聚，以致叛戾。非有謀主僭號，以圖不軌。今但選明能牧守，自然安集，不煩徵伐也。」帝從其言，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，即皆降服。至中平五年，巴郡黃巾賊起，板楯蠻夷因此復叛，寇掠城邑，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。

西南夷

西南夷者，在蜀郡徼外。有夜郎國，東接交阯，西有滇國，北有邛都國，各立君長。其人皆椎結左衽，邑聚而居，能耕田。其外又有嶲、昆明諸落，西極同師，東北至葉榆，地方數千里。無君長，辮發，隨畜遷徙無常。自嶲東北有莋都國，東北有冉駹國，或土著，或隨畜遷徙。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，氐種是也。此三國亦有君長。

夜郎者，初有女子浣於遁水，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，聞其中有號聲，剖竹視之，得一男兒，歸而養之。及長，有才武，自立爲夜郎侯，以竹爲姓。武帝元鼎六年，平南夷，爲牂柯郡，夜郎侯迎降，天子賜其王印綬。後遂殺之。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，甚重之，求爲立後。牂柯太守吳霸以聞，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。死，配食其父。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。

初，楚頃襄王時，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，軍至且蘭，椓船於岸而步戰。旣滅夜郎，因留王滇池。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，乃改其名爲牂柯。牂柯地多雨潦，俗好巫鬼禁忌，寡畜生，又無蠶桑，故其郡最貧。句町縣有[E8E6]桹木，可以爲面，百姓資之。公孫述時，大姓龍、傅、尹、董氏，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，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。光武嘉之，幷加褒賞。桓帝時，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，不知禮義，乃從汝南許愼、應奉受經書圖緯，學成，還鄉裏教授，於是南域始有學焉。珍官至荆州刺史。

滇王

滇王者，莊蹻之後也。元封二年，武帝平之，以其地爲益州郡，割牂柯、越嶲各數縣配之。後數年，復幷昆明地，皆以屬之此郡。有池，周回二百餘裏，水源深廣，而末更淺狹，有似倒流，故謂之滇池。河土平敞，多出鸚鵡、孔雀，有鹽池田漁之饒，金銀畜産之富。人俗豪怯。居官者皆富及累世。

及王莽政亂，益州郡夷棟蠶、若豆等起兵殺郡守，越嶲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，殺略吏人。莽遣寧始將軍廉丹，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徙十餘萬擊之。吏士飢疫，連年不能克而還。以廣漢文齊爲太守，造起陂池，開通漑灌，墾田二千餘頃。率厲兵馬，修障塞，降集群夷，甚得其和。及公孫述據益土，齊固守拒險，述拘其妻子，許以封侯，齊遂不降。聞光武即位，乃間道遣使自聞。蜀平，徵爲鎮遠將軍，封成義侯。於道卒，詔爲起祠堂，

郡人立廟祀之。

建武十八年，夷渠帥棟蠶與姑復、楪榆、㮈棟、連然、溳池、建伶、昆明諸種反叛，殺長吏。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，退保硃提。十九年，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、犍爲、蜀郡人及硃提夷，合萬三千人擊之。尚軍遂度瀘水，入益州界。群夷聞大兵至，皆棄壘奔走，尚獲其羸弱、谷、畜。二十年，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，皆破之。明年正月，追至不韋，斬棟蠶帥，凡首虜七千餘人，得生口五千七百人，馬三千匹，牛羊三萬餘頭，諸夷悉平。

肅宗元和中，蜀郡王追爲太守，政化尤異。有神馬四匹出溳池河中，甘露降，白烏見，始興起學校，漸遷其俗。靈帝熹平五年，諸夷反叛，執太守雍陟。遣御史中丞硃龜討之，不能克。朝議以爲郡在邊外，蠻夷喜叛，勞師遠役，不如棄之。太尉椽巴郡李顒建策討伐，乃拜顒益州太守，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。還，得雍陟。顒卒後，夷人復叛，以廣漢景毅爲太守，討定之。毅初到郡，米斛萬錢，漸以仁恩，少年間，米至數十云。

哀牢夷

哀牢夷者，其先有婦人名沙壹，居於牢山。嘗捕魚水中，觸沉木若有感，因懷妊，十月，産子男十人。反沉木化爲龍，出水上。沙壹忽聞龍語曰：「若爲我生子，今悉何在？」九子見龍驚走，獨小子不能去，背龍而坐，龍因舐之。其母鳥語，謂背爲九，謂坐爲隆，因名子曰九隆。及後長大，諸兄以力隆能爲父所舐而黠，遂共推以爲王。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，復生十女子，九隆兄弟皆聚以爲妻，後漸相滋長。種人皆刻畫其身，象龍文，衣皆著尾。九隆死，世世相繼。乃分置小王，往往邑居，散在溪谷。絶域荒外，山川阻深，生人以來，未嘗交通中國。

建武二十三年，其王賢栗遣兵乘簞船，南下江、漢，擊附塞夷鹿茅，鹿茅人弱，爲所擒獲。於是震雷疾雨，南風飄起，水爲逆流，翻涌二百餘里，簞船沉沒，哀牢之眾，溺死數千人。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茅，鹿茅王與戰，殺其六王。哀牢耆老共埋六王，夜虎復出其屍而食之，餘眾驚怖引去。賢慄惶恐，謂其耆老曰：「我曹入邊塞，自古有之，今攻鹿茅，輒被天誅，中國其有聖帝乎？天祐助之，何其明也！」二十七年，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，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，詣越巂太守鄭鴻降，求內屬，光武封賢栗等爲君長。自是歲來朝貢。

永平十二年，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，其種邑王者七十七人，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，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。西南去洛陽七千里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、博南二縣，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，合爲永昌郡。始通博南山，度蘭倉水。行者苦之。歌曰：「漢德廣，開不賓。度博南，越蘭津。度蘭倉，爲它人。」

哀牢人皆穿鼻儋耳，其渠帥自謂王者，耳皆下肩三寸，庶人則至肩而已。土地沃美，宜五穀、蠶桑。知染采文繡，罽毾帛疊，蘭干細布，織成文章如綾錦。有梧桐木華，績以爲布，幅廣五尺，潔白不受垢污。先以覆亡人，然後服之。其竹節相去一丈，名曰濮竹。出銅、鐵、鉛、錫、金、銀、光珠、虎魄、水精、琉璃、軻蟲、蚌珠、孔雀、翡翠、犀、象、猩猩、貊獸。雲南縣有神鹿兩頭，能食毒草。

先是，西部都尉廣漢鄭純，爲政清潔，化行夷貊，君長感慕，皆獻土珍，頌德美。天子嘉之。即以爲永昌太守。純與哀牢夷人約，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，鹽一斛，以爲常賦，夷俗安之。純自爲都尉、太守，十年卒官。建初元年，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，遂殺守令而反叛，攻嶲唐城。太守王尋奔棣橆。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，燔燒民舍。肅宗募發越嶲、益州、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。明年春，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，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，大破斬之。傳首洛陽，賜鹵承帛萬匹，封爲破虜傍邑侯。

永元六年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，遣使譯獻犀牛、大象。九年，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，和帝賜金印紫綬，小君長皆加印綬、錢帛。

永初元年，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，獻象牙、水牛、封牛。永寧元年，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，獻樂及幻人，能變化吐火，自支解，易牛馬頭。又善跳丸，數乃至千。自言我海西人。海西即大秦也，撣國西南通大秦。明年元會，安帝作樂於庭，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，賜印綬、金銀、彩繒各有差也。

邛都夷

邛都夷者，武帝所開，以爲邛都縣。無幾而地陷爲污澤，因名爲邛池，南人以爲邛河。後復反叛。元鼎六年，漢兵自越嶲水伐之，以爲越嶲郡。其土地平原，有稻田。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，光景時時出見。俗多遊蕩而喜謳歌，略與牂柯相類。豪帥放縱，難得制御。

王莽時，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，以爲軍候。更始二年，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，自立爲邛穀王。領太守事。又降於公孫述。述敗，光武封長貴爲邛穀王。建武十四年，長貴遣使上三年計，天子即授越嶲太守印綬。十九年，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，路由越嶲。長貴聞之，疑尚既定南邊，威法必行，己不得自放縱，即聚兵起營臺，招呼諸君長，多釀毒酒，欲先以勞軍，因襲擊尚。尚知其謀，即分兵先據邛都，遂掩長貴誅之，徙其家屬於成都。

永平元年，姑復夷復叛，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，斬其渠帥，傳首京師。後太守巴郡張翕，政化清平，得夷人和。在郡十七年，卒，夷人愛慕，如喪父母。蘇祈叟二百餘人，賚牛、羊送喪，至翕本縣安漢，起墳祭祀。詔書嘉美，爲立祠堂。

安帝元初三年，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，戶三萬一千，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，慕義內屬。時郡縣賦斂煩數，五年，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，殺遂久令。明年，永昌、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，眾遂十餘萬，破壞二十餘縣，殺長吏，燔燒邑郭，剽略百姓，骸骨委積，千里無人。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。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[CF3D]榆擊之，賊盛未敢進，先以詔書告示三郡，密徵求武士，重其購賞。乃進軍與封離等戰，大破之，斬首三萬餘級，獲生口千五百人，資財四千餘萬，悉以賞軍士。封離等惶怖，斬其同謀渠帥，詣竦乞降，竦厚加慰納。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。竦因奏長吏姦猾、侵犯蠻夷者九十人，皆減死。州中論功未及上，會竦病創卒，張喬深痛惜之，乃刻石勒銘，圖畫其像。天子以張翕有遺愛，乃拜其子湍爲太守。夷人歡喜，奉迎道路。曰：「郎君儀貌類我府君。」後湍頗失其心，有欲叛者，諸夷耆老相曉語曰：「當爲先府君故。」遂以得安。後順、桓間，廣漢馮顥爲太守，政化尤多異迹云。

莋都夷

莋都夷者，武帝所開，以爲莋都縣。其人皆被發左衽，言語多好譬類，居處略與汶山夷同。土出長年神藥，仙人山圖所居焉。元鼎六年，以爲沈黎郡。至夭漢四年，幷蜀爲西部，置兩都尉：一居旄牛，主徼外夷；一居青衣，主漢人。

永平中，益州刺史梁國硃輔，好立功名，慷慨有大略。在州數歲，宣示漢德，威懷遠夷。自汶山以西，前世所不至，正朔所未加。白狼、槃木、唐菆等百餘國，戶百三十餘萬，口六百萬以上，舉種奉貢，種爲臣僕。輔上疏曰：「臣聞《詩》云：『彼徂者岐，有夷之行。』傳曰：『岐道雖僻，而人不遠。』詩人誦詠，以爲符驗。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

歸義，作詩三章。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，峭危峻險，百倍岐道。襁負老幼，若歸慈母。遠夷之語，辭意難正。草木異種，鳥獸殊類。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，頗曉其言，臣輒令訊其風俗，譯其辭語。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，幷上其樂詩。昔在聖帝，舞四夷之樂；今之所上，庶備其一。」帝嘉之，事下史官，錄其歌焉。

《遠夷樂德歌詩》曰：

大漢是治，堤官隗構。與天合意。魏冒逾糟。吏譯平端，罔驛劉脾。不從我來。旁莫支賨。聞風嚮化，征衣隨旅。所見奇異。知唐桑艾。多賜繒布，邪毘糸 甚糸 甫。甘美酒食。推潭僕遠。昌樂肉飛，拓拒蘇便。屈申悉備。局後仍離。蠻夷貧薄，僂讓龍洞。無所報嗣。莫支度由。願主長壽，陽雒僧鱗。子孫昌熾。莫稚角存。

《遠夷慕德歌詩》曰：

蠻夷所處，僂讓皮尼。日入之部。且交陵悟。慕義嚮化，繩動隨旅。歸日出主。路旦揀雒。聖德深恩，聖德渡諾。與人富厚。魏菌度洗。冬多霜雪，綜邪流簿。夏多和雨。荐邪尋螺。寒温時適，藐潯滬灕。部人多有。菌補邪推。涉危歷險，辟危歸險。不遠萬里。莫受萬柳。去俗歸德，術疊附德。心歸慈母。仍路孳摸。

《遠夷懷德歌》曰：

荒服之外，荒服之儀。土地墝埆。犂籍憐憐。食肉衣皮，阻蘇邪犂。不見鹽穀。莫碭粗沐。吏譯傳風，罔譯傳微。大漢安樂。是漢夜拒。攜負歸仁，蹤優路仁。觸冒險陝。雷折險龍。高山岐峻，倫狼藏幢。緣崖磕石。扶路側祿。木薄發家，息落服淫。百宿到洛。理歷髭雒。父子同賜，捕頴菌毘。懷抱匹帛。懷稿匹漏。傳告種人，傳室呼敕。長願臣僕。陵陽臣僕。

肅宗初，輔坐事免。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，畫山神海靈、奇禽異獸，以眩耀之，夷人益畏憚焉。和帝永元十二年，旄牛徼外白狼、樓薄蠻夷王唐繒等，遂率種人十七萬口，歸義內屬。詔賜金印紫綬，小豪錢帛各有差。

安帝永初元年，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污衍種幷兵三千餘人反叛，攻蠶陵城，殺長吏。二年，青衣道夷邑長令田，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， 賫黃金、 旄牛毦，舉土內屬。安

帝增令田爵號爲奉通邑君。延光二年春，旄牛夷叛，攻零關，殺長吏，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。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，領四縣如太守。桓帝永壽二年，蜀郡夷叛，殺略吏民。延熹二年，蜀郡三襄夷寇蠶陵，殺長吏。四年，犍爲屬國夷寇郡界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，斬首千四百級，餘皆解散。靈帝時，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。

冉駹夷

冉駹夷者，武帝所開，元鼎六年，以爲汶山郡。至地節三年，夷人以立郡賦重，宣帝乃省幷蜀郡爲北部都尉。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，各有部落。其王侯頗知文書，而法嚴重。貴婦人，黨母族。死則燒其屍。土氣多寒，在盛夏冰猶不釋，故夷人冬則避寒，入蜀爲傭，夏則違暑，反其邑。眾皆依山居止，累石爲室，高者至十餘丈，爲邛籠。又土地剛鹵，不生穀粟麻菽，唯以麥爲資，而宜畜牧。有旄牛，無角，一名童牛，肉重千斤，毛可爲毡。出名馬。有靈羊，可療毒。又有食藥鹿，鹿麅有胎者。其腸中糞亦療毒疾。又有五角羊、麝香、輕毛<曷毛>雞、牲牲。其人能作旄氈、班罽、青頓、毕毡、羊羖之屬。特多雜藥。地有咸土，煮以爲鹽。麏羊牛馬，食之皆肥。

其西又有三河、槃於虜，北有黃石、北地、盧水胡，其表乃爲徼外。靈帝時，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云。

白馬氐

白馬氐者，武帝元鼎六年開，分廣漢西部，合以爲武都。土地險阻，有麻田，出名馬、牛、羊、漆、蜜。氐人勇戇抵冒，貪貨死利。居於河池，一名仇池，方百頃，四面斗絶。數爲邊寇，郡縣討之，則依固自守。元封三年，氐人反叛，遣兵破之，分徙酒泉郡。昭帝元鳳元年，氐人復叛，遣執金吾馬適建、龍<名頁>侯韓增、大鴻臚田廣明，將三輔、太常徒討破之。

及王莽篡亂，氐人亦叛。建武初，氐人悉附隴蜀，及隗囂滅，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，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，賜以印綬。後囂族人隗茂反，殺武都太守。氐人大豪齊鍾留爲種類所敬信，威服諸豪，與郡丞孔奮擊茂，破斬之。後亦時爲寇盜，郡縣討破之。

論

論曰：漢氏征伐戎狄，有事邊遠，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。至於傾沒疆垂，喪師敗將者，不出時歲，卒能開四夷之境，款殊俗之附。若乃文約之所沾漸，風聲之所周流，幾將日所出入處也。著自山經、水志者，亦略及焉。雖服叛難常，威澤時曠，及其化行，則緩耳雕腳之倫，獸居鳥語之類，莫不舉種盡落，回面而請吏，陵海越障，累譯以內屬焉。故其錄名中郎、校尉之署，編數都護、部守之曹，動以數百萬計。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，沉沙栖陸之瑋寶，莫不呈表怪麗，雕被宮幄焉。又其實幏火毳、馴禽封獸之賦，軵積於內府；夷歌巴舞、殊音異節之技，列倡於外門。豈柔服之道，必足於斯？然亦雲致遠者矣。蠻夷雖附阻巖谷，而類有土居，連涉荊、交之區，布護巴、庸之外，不可量極。然其兇勇狡算，薄於羌狄，故陵暴之害，不能深也。西南之徼，尤爲劣焉。故關守永昌，肇自遠離，啓土立人，至今成都焉。

贊

贊曰：百蠻蠢居，勿彼方徼。鏤體卉衣，憑深阻峭。亦有別夷，屯彼蜀表。參差聚落，紆餘岐道。往化旣孚，改襟輸寶。俾建永昌，同編億兆。